

馆藏精品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四十二卷

远方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.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永乐大典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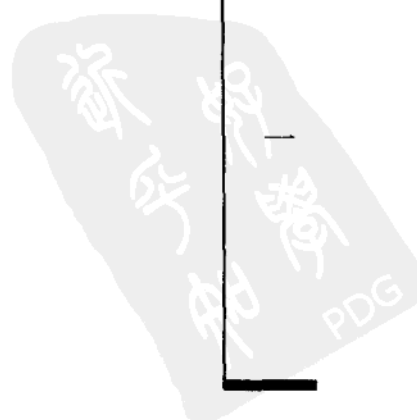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

目 录

永
乐
大
典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五 〔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〕	一屋 (1)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四十二 〔原藏美国国会图书馆〕	一屋 (55)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一 〔原藏美国康乃尔大学〕	一屋 (79)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二 〔原藏美国康乃尔大学〕	一屋 (142)



永乐大典卷之 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五 一屋

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

录 曾公遗录八

【曾公遗录】：乙亥，熙河奏：招到西蕃部族。泾原奏：已于减狠盐池，增筑一堡子守护，西人谓盐为减，谓涇下处为狠减。有盐池长十里，有红盐、白盐，如鲜池无异，可作畦种。洽泾原等路运判李諲，见经画蓄水，召鲜州畦夫种盐，次学士院谕报：昨郭知章等所持国书，是六月书，词云：方兹隆暑。今以十月往，恐合换书。余以谓郭知章等本以六月行。虏人约令十月过界，恐不可换。兼知章到相州，已曾奏比朝起发。上及同列皆以为然，遂降旨便不改，止用旧例，俟进发日，申密院付给。丙子，同呈熙河五状，奏接纳西蕃次第，仍云：溪、巴、温未见其能，得与不得，青唐未可应接。徐观其事势，随宜措置次，此夔意也。再封皇太妃殿中人邓继英，以殿阁当叙转供，备库副，使寄资。上云：太妃殿，恐非殿阁不当寄资，但与理磨勘可也。丁丑，同呈

永乐大典

鄜延青领板精赏功。孙路奏：王瞻收复邈川，乞建为湟水军。余以谓才得狼川一处，便乞建军，恐将来乞创置郡县不一，非朝廷累降约束令，於边防经久简便可行，及不得增广边费之意。此请未可从。夔力欲从之，同列亦皆作依违无定论。上云：洮州须置州，恐亦须有合置州军处。余云：洮州置州，乃臣所论，臣以谓先朝以熙河洮民为一路。今乃方得洮州，又先朝以熙河为熙河兰会路，今乃会州，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。下遂云：若如此，即一般。余云：不同。若於邈川、青唐皆置州郡，臣恐未易馈饷。孙路尝云谕西蕃部云：云一立一地，不要他底。今创置州军、官吏、将佐、兵马戎守之费，皆须朝廷馈运、应副，经久未易支梧兼朝廷所少者非土地。一向贪荒远之地，但疲敝中国尔。先朝创熙河一路，元佑之人皆以谓财力不及，可弃。今乃更於熙河之外，创置州县，岂易供给？上云：元佑之人云：穷天下之力，以奉熙河一路，又以为可弃，此言皆不当，莫不足取。夔籍纷然，以余为非先朝，而是元佑也。余云：元佑之人。以熙河为糜费财力，不可久。臣以时记中具道其非，亦尝纳陛下前，必记忆臣今日之论。但谓於黄河之外，青唐、邈川创置郡县，则为不便，非以熙河为非也。兼夔尝言得青唐、邈川如臣之说，置一都护总领，最为稳便。今若创置州郡，则自有知州、知军，更安用都护？莫与从初开陈之语，不同否？然此皆纷争之语，不足烦圣听。臣以管俟一切，抚定河南邈川之后，然后处地利紧慢，画一措置。甚处系最要害，合

建置州军；甚处系以次，合差兵将人马戍守甚处。只今以本路首领心白向误有力量者，守把住坐，俟奏到朝廷，折衷。乃可定。左睹云：适三省论议，亦待如此。余云：臣愚虑如此，亦不曾闻三省论议，亦不曾说与三省。但适方於陛前开阵尔，众皆以为当。然上亦称善，逐依此降旨，挥再封。余又言：臣适及熙河事。盖以为先朝措置熙河如此，尚不免后人论议，今若於青唐多置州军，广增戍守兵马，则未易供馈，何以免后人论议？臣於措置论事，不敢不为远虑，故不敢诡随众人。望陛下裁察。下颇欣纳。是日，上及洮州，不可不建州事，夔云：曾布初不肯筑会州，只要筑巴罗浅井，亦如今日事。余云：臣不曾言不筑会州，不知在甚处说，有何人见？夔云：蔡卞以下俱见。上目卞。卞云：不记得。余云：如此，是臣无此语。当时经营灵平。平夏即有筑天都及会州之意。及钟传筑浅井，使议黜逐，皆臣首建议，何缘有不筑会州之语？夔然，再对，余又言：初引章榘作帅，是李清臣，陛下必记此事。上云：记得。余云：初命章榘作秦臣，榘愿就泾原，乃是欲经营天都之事。臣亦以丁宁谕榘。今榘第经营，次既到官，是年春，遂兴此役，臣何缘有不筑州之语？今孙路与王瞻争功，众论犹以为非，矧在庙堂，却欲争占进筑会州，不出他人，是出己意，此与孙路何意？如此，岂不取笑中外？上极哂之。余又对三省言：臣向曾言西事，欲且画河为界，章惇以臣为杂货院子里妇人之语，今日又自天都会州，遂收敛边事，惇亦称善。昨骂臣时，三省所

共见，众皆默然。余又云：臣得事陛下以五六年，前后议论，无不可复。却不似他人一日说得一般。上笑而已。是日，再对：今张世永再任。戊寅，同呈泾原进筑减猥毕工。赐帅臣以下银合茶药。再对：今熙依界道图样，以十里为一方，以见金城寨筹地名。考寻古驿程，相去地里画西蕃图闻奏，河东奏：朔州同离贾胡瞳，事宜宁息，北人自去岁欲迁东偏头税场于贾胡瞳，径入久良津买卖朝廷以创改事端。令边吏移文拒之。云：久例於东偏头，材往来买卖，难议创行改移。后数移文至，不肯收授，又于贾胡瞳创建税场屋宇。及开石墙，越汉界於天涧，及黄河取水，至以兵伏拥护取水人过界，射伤巡幸林子中。日一奏：以为北人恐因此生事。又云：欲以黄河分水为界。又云：聚兵数千，欲据界取水。朝廷亦令折克行相度应接。余数谕子中，以谓探报皆虚声，建税场破石墙过界取水，皆同知者。鹿暴妄作，不足恤。子中尤恐不已，既而果无事，仍奏云：更不发日奏。上亦哂之。是日未时，皇子生。卯酉，同三省外殿致贺。上亦遣近璫宣答。皆再拜。既对面庆，皆以为此宗社大庆。上亦喜仍云：两宫尤喜。众云：非独两宫，此天下所共庆悦。是日遣御药苏哇告诸陵，又遣执政宗室近臣，以十二日告南北郊太庙社稷，高襟又遣蒋之奇叶祖洽，以十七日奏告诸陵。又以十三日赐龙喜宴。又以十日夜鑲院。降德音四京诸路流罪已下并放。再封余因言天下安宁无事，边鄙罢兵，今元子降生则大平之福，可谓具备，此宗社非常之庆。上亦喜见於色，

遂及中宫事。是日，同呈戒孙路措；置青唐事。庚辰，旬休。是夕，锁院，辛巳同呈河东筑四堡寨毕功，则帅臣以下银合茶药，环庆筑萌门。三垒毕，亦赐茶药。赐泾原减猥寨名曰定戒，环庆萌门寨曰宁羌。苗履申筑会州川口，兴功三日。孙路移文：今移兵於比娘原进筑，而比娘原地形险恶枯燥，不可建州。履不从，得旨孙路侯进筑会州了曰：取旨。又以金部员外郎许几押伴西人。又诏洮西王瞻等收复邈川城，军兵輿特支。再对，北虏报，今冬于西京云仲甸受礼。自去冬探报果不虚。壬午造朝，未及下马，阊门报前后殿不坐，遂與三省会于都堂。上遣御药刘瑗传宣云：别无事，只为饮食所伤服动也，药故不欲出，瑗亦云：劳动遂入扎子，问圣体，各赴局，至未时出。已而传宣开封府寺观三日，以癸未为休务。再入问圣体扎子。甲申赴崇政朝，至横门传宣，为气力未完不视事，又同赴都堂少选。刘瑗来宣云：昨日方动化已无事，只为气力未完，来日与卿等相见。遂再入剑劄子，问圣体，各赴局。未时出。乙酉，同呈溪原奏：减猥与打绳川。分画地界，事干两路，议论不同，乞断自朝廷。诏以打绳川系熙河路。合进筑处，今熙河管认地分。再对：免河北被水，保甲冬教。是日，二府同问圣体不拜。上谕云：以饮食所伤，服孔元软金丸，动化。耿愚进理中丸之类。初觉吐逆多痰涎，每吐几一盞许，令已宁帖。但不喜粥食，心腹时痛，众皆云：服理中元之类已当，更当精加调护。再对，上谕，以全未能进粥食，余云：近经服药再伤动

周须如此，然不可劳动，自延和至崇政甚远。上云：亦不妨。欲更一两日，后殿视事。余云：更三五日亦无妨。上云：妨是日，见谢辞。及上殿班并隔下。是日，议罢孙路熙帅未。丙戌，同王瞻申经略司勾追河州宗奇首领，方乞归汉，已遣使臣部五十人骑往据宗奇城，而经略不肯应副兵马，恐溪巴温旦夕入青唐，遂得旨孙路知西宗，胡宗回师熙河，高遵惠师还庆。青唐既乱，溪巴温入溪奇城，王瞻首经营招纳，遂度河入邈川城。孙路欲掩其功，乃冷王瞻申云经略司，指授方略，令前去邈川招纳。仍令王瞻一听王瞻旨挥，既而却携王归熙州，今又以将官马用诚、李忠招纳邈川部族，遣王瞻归河州，拨发粮草。益欲悉经略司，而遂瞻事不得与事，朝廷察其为奸欺累降旨，令专委王瞻经画，诏旨未到，闻路前后旨挥不已，垂错日甚一日，夔初至之，数与余争论，既而理屈乃云：音绎曾言孙路对人多不语，及独坐，即自语言如病心状。余对三省。亦尝以此语奏知。是日，上云。孙路果是失心，夔亦力毁短之。再对，上又云：孙路如此须行遣。余云：赖璿征溪巴温相持未决。故迁延反覆如此，未至败事，不然岂不误边计？是日得旨，以二十二日，大宴，同三省问圣体。上云：只是全未喜粥食。众云：气未知，食不可强。再对，上亦再三顾语如初。丁亥，同呈河东筑八堡寨毕功。再赐银合茶药一次。王瞻以招纳到西蕃部族不少，乃收复貌川城，特舆边礼宾使候旨。置青唐等事了，别无违戾差失，更优与推恩。左辖言高遵惠以元佑中言

事可采。诏还户部，未几又补外，朝廷虽以择师故不得已，今去外议，但云遵惠以攻病买种，民忤执政，故逐去，上云：别有何人可差？夔云：亦曾商量，无可师者。余云：若稍加旌宠足以解众疑适，亦无三省议且与段龙图阁待制亦可。右辖云：亦只是待制。上云：与宝直学士。左辖云：甚好。上云：与龙图阁直学士亦不妨。众皆以为好。余因言遵惠进职，则胡宗回不可不除职。宗回筑王城寨，昨复待制，只速得两月。上顾众执政云：合与否？众默然。唯夔与风云当推恩。遂除宝文直学士。是日有旨。十八十九日后，戊子，同呈差姚雄知会州，姚古权镇戎军，赐河东八堡寨名曰大和、弥川、宁河、通秦，四堡，各附四寨为名。夔是日不复问圣体。再对余独问上云：皇子降诞已旬日，中外庆喜。上云：闾巷之间亦皆欣悦。今日已十日，极安帖无事，喜见于玉色。己丑同呈鄜延奏激宥州牒本，云人使未见赴阙，已是疑阻。又诸修筑城寨，虏掠人口未已，请止绝。延安答以诸路进筑，西夏作过以来，先得朝旨，本路难议移文，止绝，人使已於三日赴阙，候到朝廷，必有处分。割安西城以北六寨，隶会州，吴靖方改右班副都知，章粦乞致仕候来春取旨。仍割与照会熙河。苗履奏：硬探人杀仁多，洗忠斩首。不及，为西人夺去，但得其所乘驄马。及器甲等，洗及保忠之弟。挺身出战，为众所杀。再对，再问圣体。上云：今日已啣软饭，食亦未美。余云：二十一日六参官起居，恐久坐。若改作常朝甚便。上云：甚好甚好，庚寅，旬

休。辛卯，同呈惠卿奏，乞许西人依例遗进，及行吊祭，令奏然朝旨。孙路又奏：遣王愍赴宗奇，诏专委王瞻，令王愍就近照应。上云：孙路真失心也，以余言路方自河州带王愍归熙州，令却遣赴宗奇，未问害王瞻，指置如此，岂不疲敝兵马？上故有是语，再对，呈广西宜州事宜。上云：桂师程节亦寻常。余云：诚如圣谕，广州何述亦常才，大约所在之人尔，是日改常朝，王辰，赴集英龙喜宴。榜曰：元子诞庆排场。排场名。乃学民命，识者颇嗤其鄙浅。天颜甚悦，中歇遣使赐从官以上罗花，二府亲王别赐小花五十枝。花甚重，殆不可胜戴。再坐，遣御药劝二府亲王酒饮必酹，仍每盏奏知。既退，遣御药刘瑗押赐对衣、金带鞍辔马於都堂。制作皆精。对衣皆造成者，有红罗 繡抱肚白绫袴、黄绫衬衫、勒帛紫罗公服各一，金带笏头并鱼袋。全工巧殊，胜私家所造者。夔三十两，馀执政二十五两；繡鞍并簷子亦繡镀金闹装，夔八十两，馀七十两；马皆次御马，有鞍架、鞍帕：又各赐银一合，夔三千两馀二千两。二十四日，乘所赐鞍马、服衣带同二府曲谢於殿上。夔致词。先是刘瑗传宣不许辞免。又面谢以庆赐非所敢当，兼宣谕不敢固辞，上亦慰劳再三，是日闻亲王亦有此赐。四王遂陈所赐鞍马归第。癸巳，歇泊。王辰，各面受刘瑗谢表。夔书送二百星，余百五十星，从人钱三十，千骑、马直以下等第给钱。甲午，同三省曲谢讫，同呈熙河王瞻等奏事宜，又呈孙路奏，前后招到西蕃大小首蕃僧等三千馀人。又苗履奏，会州城去河三百馀步，矢

石不及，不可系桥，又河中有滩碛，自中滩至河北岸五里，悬崖陟岸，无可置开之地；又河东奏，乞建葭芦为军。诏以葭芦寨为晋宁军，以知军为岚石路沿边安抚使，兼岚石，隰州都巡检使，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检，知军以下听经略司奏举，一次置通判职官，都监曹州主簿共六员，所省废沿河津寨官十八员。今晋宁并八堡寨，置官十九员，所增者知军一员而已，岚州减通判、职官各一员。故除大和寨堡隶麟府路，馀六堡寨并神泉、乌龙、吴堡，皆隶晋宁。是日以宴，罢谢宴，多一拜失仪。再对奏事讫，曲谢上旨，不拜。又谕：昨日所赐，皆后苑作制造。余谢曰：庆赐优异，眷遇如此，何以报称？上甚悦。又进呈随龙人，取旨推恩。上语及刘惟简，极嗟惜之。余亦言臣在高阳，惟简作屯田都监，尝闻其言。陛下践阼之日，扶持拥护，皆是惟简。上云诚如此。冯宗道是时差出，却不与此事，乙未，王瞻奏：睹征有蕃字，来乞归汉，要官职，及蕃官温玉等。申睹征已彼袈裟为僧，心牟钦毡等，以三百骑迎溪巴温父子，入青唐城。睹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城里，印亦掉在旧城里也。安惇言青唐边事，不可令一人独有之，须分隶首饮，则久远易制。乃夔所论尔。上云：记得莫是。余云：朝廷固欲如此措置，然溪巴温未定，恐未能如意尔。众皆默然。郝延奏：宥州牒西夏，欲以国母亡，遣使遣进。惠卿言西人恭顺不虚，乞与接收。及行吊祭之礼，诏令受宥州牒，谕以候奏得朝旨报次。又促熙河相度筑打绳川。再对：呈随龙人冯世宁蓝从熙，各与迁

繼郡官察使。余云：都知皆遥防押班，遥察恐不顺。上云：此两人皆在朕产間，抵应与他人不同。刘瑗已寄皇城使，與遥刺郝随已迁。遥刺更与減三年磨勘。韩济与通事舍人餘各转一官，诸色人转一资。亡没者冯宗道与有服亲转一官。刘惟简与白身人一资恩泽，各赐絹。石璘、武球、考弼等六人更不推恩。上旨又令检会刘惟简已贈官取旨，又言吴靖方久在前省，合与迁后省。仍云：先帝曾任使。余云：先朝与梁从政同列在前省，誠已岁久。上又云：每语及先帝，即流涕被面。余云：此众所共知，乃出於至誠也。上云：侍批出与后省。上又言，中书舍人闕殊未，有可除者。余云：以次补，则起居郎舍会皆当迁。上云：周常迎方除，孙杰如何人？余云：职事亦颇振举，但未知文采如何尔。上云：论买种民事，亦皆当。余云：高遵惠论种民事亦当。上曰：遵惠亦补外。余云臣初欲引为都承旨，如遵惠详熟晓事，岂易得上？上曰：谁可帅者？余云实难得人。孙览恰复职，又未可便擢。上云且候。余又言诃臣尤难得人。如前日记喜宴，朝廷庆事，乐词无一堪者，不足以称扬朝廷庆喜之意。上云：诃无可道，文字极少，只数句尔。余云只如皇子庆诞，降一德音，乃与四方同庆，诏语亦殊，不足称副盛事。上大笑，极以为然。因言蒋之奇如何？余云：之奇文字虽繁，然却有可道，亦时有好语，非蔡京可比。上云：蔡京誠不可比之奇。余云：何以逃圣鉴？因言天学之士，虽为难得，然以天下之大，文物鼎盛之时，岂可谓无人？但以执政好恶，人材

隔塞者多。如陈权辈，文莱作舍人有余，然执政不肯。陛下向排众论，擢叶涛、沈铎等，莫不称职。今如涛辈，未见其人。上云：即宫中有能文者否？余云：三省所称但如叶隶尔。上云：邓棐如何？余云臣不识之，亦不知文采何如。昨舍人阙，三省用刘极权。及制词出，取笑中外。上又问：刘达如何？余云如达人物亦恐可进擢。陛下以中外阙官为念，诚今日急务。只如陕西、河东河北三路，皆冬教保甲之处，岂可全阙？又如河南两转运使俱罢，亦不除人，如此诸路岂不阙事？望更留圣念。上再三然之。因言王发讼刘何事，一一皆实。并孙贲皆将默责者。提刑不过於运判，提举官省即府推判官中除，想一不至如此难得也。是日晚，批出吴靖方除入内副都知。又得旨：今具冯世宁、蓝从熙除押班。岁月亦将迁也。既进呈，上云：已迁遥察。更不须迁。余云：两人者，岁朋亦皆未及，兼有著令观察使以上止得改使额谓横行也不得更迁。如有特旨，亦须执奏。上又问：吴方文字已行否？余云亦有著令人内都知押班，通不得过四员，然近冯宗道未卒时，已是五员。以此更不敢奏禀。上云：先朝任使之人，不可不迁也。丙申，同呈环庆奏张诚下冒赏将佐。得旨：蕃官与免降资供职以下，依熙秦冒赏人例，以殿侍军将效用等名目降资。再对，刘惟简以随龙特赠节度使。自乙未。夔未连日留身奏事，是日有三劄子留御榻上，上顾余曰：满月在近。余未论旨，但称庆而已。又问：以何日为满月？上曰：用七日。盖京师俗礼云，男子缩一日，故是日。

夔以惠卿移镇赴宣麻，余询两省云夔连日留身，今日又留三劄子何也？冲元笑云：必是大差除。余云：莫是荐士否？元庆云：非也。余默思之，盖议中宫尔，故有满月之问。是日禁中有宴，后殿视事。内侍会计二府欲减进呈文字。丁酉，同呈王厚申、璿、征、心、牟、钦、毡等，皆有归汉之意。得愍、王瞻、兵、马早到，则青旦夕可定。乞降招纳例物。而王瞻十五日奏云：已到邈川。而王愍先驰五十骑往宗奇城，云愍与西蕃人情不熟，万一人情未顺，不可退缩，乞详酌指挥。又云：璿、征、心、牟、钦、毡等，昨累遣人欲归汉。既而孙路令瞻归河州，却闻心、牟、钦、牟与丹夏国公主，已遣马二疋、一载虎皮，蕃语谓之虫虎锦袍彩服、一载闹装鞍辔，往迎溪巴温陇拶父子入青唐。人心已是中变。见招纳次。孙路又奏乞锦□子千领，银带一千、交椅凉伞二百。诏令户部如数制造，差使臣押送经略司，并旨挥王愍，依十九日旨挥，就近照应。王瞻不得违越误事。又令以赏格招纳璿、征等，璿、征与旧官，溪巴温与璿、征一等推恩心、牟、钦、毡等，与正任刺史银赐绢钱各三千，馀以次与遥郡诸司使副崇班侍禁等，赐金帛亦有差。再对，余因言：昨日蒙宣谕皇子满月，臣仓卒问奏，对有所未尽。皇子降生，嫔御例有恩命，圣意必已素定。上笑云：已令三省检故事。余云：下欲有所建立，当从中出，不知所斂故事如何？上云：须上表。余云：宰臣率百官上表乞立后，此有所典故，不须检。陛下若以元子故欲加册命，则春秋之义，母以子贵。又祖宗故事，章献以任宗为己出，亦遂建

立。上云：章献乃是假，托真庙以此故册立，仁宗亦不自知。余云：章献上仙，仁宗年二十四。尚未知非其所出。今日於义理典故，皆无不可。然出自中诏。或出两宫，或付外施行，皆须素义。以臣观之，不若稟两宫，降手诏以告中外，於理为顺。上云：卿之言大是。又云：真庙当日无母后可稟。余云：臣亦当再三思之，非稟两宫不可。上云：极是。余又云：臣尝言祖宗逮事皇太后者无几，若逮事皇太妃，乃近侍所未有，此皆朝廷盛事也。上又问：真宗母是元德？余云：元德上仙事，亦草草初藁殡於普安。及真庙登极，方设屋殿，岁时遣中人行祭享之礼。及祔定陵，启殡宫，而中有紫藤缠绕梓宫，去地一二尺，此神物护助也。至庆历中，乃克祔庙。上甚悦。是日以三省断河北路分都监，石舜臣特勤停展三期叙太重，欲与免展期叙。上欣然从之。军头司权官乞罢。余云：宋深不久出使，恐不须罢上亦以为然。因言宋深生疏。余云：郭知章深病之，至欲免行。上云：亦来此说，王殊可使否？余云：殊固可使，但恐已开报北界，重於改易尔。上云：只与戎饬。余云：却降一圣旨戒约，必不敢不悛。退以语三省，皆称善。晚见冲元，因言大差除已行矣。寻问之：当以何日上表？冲云：夔数日空劳穰。上乃云：自有故事。夔却令中书检故事答，以下敢且令他自检阅，亦不可说与实录中，事稍不当，即相诬赖也。余云：上表乞立后，无所指名，有何不可夔不唯劳，兼秘密不肯他使人与同，尤可笑。不知他人已先闻之矣。戊戌，假。